

目 录

1、金山学运史上光辉的一页	刘毓松 (1)
2、记“新街暴动”二三事	朱 颜 (7)
3、沈椿案件真相	俞剑峰 (12)
4、北张乡的一次农民暴动	张更生 (14)
5、一次反囤积的饥民抢米暴动	陆治钧 (17)
6、盐民血泪史	曹明哲 (19)
7、坚贞不屈的陆定华同志	(24)
根据俞剑峰、沈松波二稿提供材料，由文史组吴醒中整理	
8、亭新乡革命前辈张天瑞	王润乾 (27)
9、南社诗人高吹万	高 铮 (29)
附文：吹万先生后裔讯息	殷国华 (32)
10、热心办学的黄公绥	钱振华 (33)
11、宁死不屈的沈其睿老师	沈 毅 (35)
附文：沈其睿之父汝贤先生	沈 毅 (37)
12、黄伯惠被绑脱险记	钱荣国 (38)
13、国民党金山县地下抗日县政府成立前后补述	朱 颜 (40)

14. 为捐献飞机大炮崇友义演 俞剑峰 (44)
15. 北伐军光复亭标略记 沈 毅 (45)
16. 记金山少年集教所 徐义英口述 张国荣整理 (48)
17. 抗战期间创办的张堰书院 吴醒中 (51)
18. 关于土地改革中的田亩计算与分配 陆治钧 (54)
19. 一九五一年金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 庄礼彬 (62)
20. 画家孙雪泥 沈 毅 (69)
21. 新农乡的能工巧匠陆遵青、金遵云
..... 陈永辉采访 沈良璧、严望廷整理 (71)
22. 四代祖传医生顾益深 朱子云 (75)
23. 忆智超法师 朱子云 (76)
24. 施大公其人其事 沈 毅 (78)
25. 《凌氏良医诗》咏及金山籍名医录 朱 颜 (80)
26. 顾尚之先生轶闻数则 陆治钧 (82)
27. 沈子祥捐资建保安桥 朱子云 (84)
28. 松隐华严古塔考 潘晋元、严宗元、陆百川 (86)

29. 游庵登塔留诗拾锦	松隐乡乡志办编写组	(92)
30. 秦皇山庄史话	许芳桐、王雪良、盛朝云	(96)
31. “狗壮丁”三法	陆治钧	(97)
32. 略谈典当业和同手典当的兴衰	沈 毅	(100)
33. 朱泾镇的几种特色点心 ——兼述店主手艺	济思老叟	(103)
34. 漫谈金山特产下圩菱和薄脆糕	汤 琦	(109)
35. 诗五首	彭鹤淑、蒋松亭、施云生	(111)
36. 六色礼	钱振华	(113)
37. 观音弄	汤 琦	(115)
38. 张堰板桥	吴醒中	(116)
39. 建国前金山县报刊概况	叶心源	(117)

金山学运史上光辉的一页

——简师反姚景樞斗争片断

(一)

一九四九年确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胜利年。中共中央毛主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紧接着于三月五日又胜利地召开了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特别是具有决定性的淮海、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相继胜利结束。同时，我解放大军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金山县国民党政府也不例外。当时金山县政府极力策划对颇有民主风气的金山简易师范开刀，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能就近直接控制学校。他们决定于四九年二月将简师从秦望山高家祠堂迁回朱泾（旧县府所在地），并当即免去原校长孔德扬的职务，委派老反共走卒——县调统室特务分子、县参议会议长姚景樞接任金山简师校长。从此，校内反动势力更加嚣张，但也更激起了进步师生的反抗斗争。

(二)

这个臭名昭著的反共走卒——姚景樞走马上任后，在第一次全体教工会议上即装腔作势地胡说什么“本人素来关怀乡村教育事业，余勉强出任校长，甚感喜悦交集，深赖同人鼎力协助”云云。同时，他又在向全体学生训话中强调提出“三不准”：不准乱议国事，不准唱古怪歌曲和扭秧歌舞，不准违背校规制度。那种假仁假义和杀气腾腾的两面派面孔，就不难看出这是姚景樞反革命两手的丑恶表演。接着他就迫不及待地推行预先已策划好的一系列反动措施，如利用原先安插的小特务阿德哥（真名叫朱德培，学生），令其在校内外公开佩带短枪活动，以威慑和监视进步师生。姚景樞经常在校宣扬反共，咬牙切齿地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实行原来东洋人的三光政策”。他还大肆吹嘘什么国军既有强大的制空力量，又有三道坚固的防线，比“马奇诺”防线强十倍，定能固守长江天险。还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但这些谎言已在校内逐渐失去市场。

(三)

时光易逝，转眼间已是暮春的谷雨时节。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拒绝签订“国共和平协定”，革命怒涛更加迅猛发展。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了长江，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二十二年来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解放。金山县政府官员也准备

洗劫人民的财物外逃。然而此时的姚景樞还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他指派他的儿子姚燁（军统特务），经常闯进学校寻衅，气势十分嚣张。有一次，姚燁右手紧握住腰间的手枪，恶狠狠地叫嚷：“我姚某是军统的人，干啥的你们也清楚，这玩意儿可不是吃素的。”接着，他又抽出军刀，一下劈掉课桌一只角，还狞笑着说：“杀鸡不用牛刀，这样可节省几粒子弹。”姚景樞还亲自策划，煽动部分家长将学生领回家去，以保安全；诱骗学生应回家去“暂时避一避”，并说可以发些“遣散费”；接着他又悍然宣布停发留校师生的工资和学米，将库存大部分的学米抽走，企图以断粮的手段，强行解散学校，卷带校产潜逃。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言行立即遭到在校师生的强烈谴责，最后只好暂离学校东躲西藏起来。在此期间，他继续在校外进行阴谋策划，而不管留校师生已面临断炊停课绝境。

（四）

针对简师局势的严重恶化，地下党员蒋钟和进步教师陈安富、肖静舫立即及时地仔细分析了校内外形势，并根据“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精神，参照上海各大中学校的革命行动组织了应变会，并发动留校的三十多位师生，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金山简师应变委员会，并选举学生黄浩森为主席，冯企升为副主席，其他骨干如于启中，谈长春、程辉、周雪

民、严庚辛等同学分别负责宣传、防务、总务等工作。整个应变委员会组织成员全由同学担任，总的领导指挥则是蒋钟。“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响亮口号也是蒋钟决定的。决定组织名称“应变会”则是由蒋钟、陈安富、肖静舫三人共同预先商定的。从此，简师留校的三十多位师生便在蒋钟直接领导的应变委员会的组织和指挥下，进一步公开地开展了对反动头子姚景樞面对面的斗争。

(五)

“应变会”头一个硬任务就是抢回学生的学米。有粮才能维持生存，才能继续斗争。为了及时抢回学米，于是由应变会主席黄浩森亲自率领十余位男同学，拿着杠棒和麻袋直奔县粮库去领取学米。可是大部分存米已被姚景樞提前私运出去了，结果，同学们只好就把仅有的学米十余袋（每袋150市斤）全部抬回学校。这次斗争不仅打击了姚景樞之流的反革命气焰，震惊了朱泾镇，而且极大的坚定了护校师生们团结斗争就是胜利的坚强信念。

(六)

在护校期间，应变会一开始就在校内抓好几件事：(1)由蒋、陈、肖三位老师分工继续上好文化课、专业课，举行时事讲座，辅导早晚自修。(2)由教师分工辅导学生开展进步文娱活动。如扭秧歌舞、大唱

革命歌曲（包括《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古怪歌》等数十首歌），演话剧，练乐器等。(3)编印刊物《明天》（油印小报）。内容系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评论时政，刊登师生向往明天的诗文，交流师生学习体会等，并辟有“山那边传来的喜讯”专栏。(4)组织学生在校内值班、站岗，及时报警，严防外人破坏。(5)安排学生组织膳委会，管理炊事，垦荒种菜，搞好生活。(6)经常通过多层次的座谈会、谈心会、报告会等活动来统一认识，交流情况，鼓舞斗志。

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了，金山的反动派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还要在覆灭之前作最后的挣扎。姚景樞首先在社会上大肆诬蔑护校师生是“受奸匪利用”，姚家父子在校内外扬言：要逮捕蒋、陈、肖三位老师和应变会的首要分子。其次他直接唆使地痞流氓闯进学校阻挠上课和活动。有一天上午，由县中来校代课的老师正在讲授中国现代史时，却被教室外面两个坏家伙偷听，监视达一刻多钟。有一次，同学们正在教唱《国际歌》时，竟有一个坏家伙就在黑板上胡乱地涂了“赤色帝国主义的尾巴”九个大字，最后标点是感叹号（预先在白纸上用大红墨水涂上再贴上去的，象征血淋淋的匕首）。但是具有团结、机智、勇敢的护校师生并没有被这些穷凶极恶的魔鬼所吓倒，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在支持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正如《明天》上一首小诗写的：“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坚

持斗争，就是胜利；团结奋斗，迎接明天。”它表达了护校师生的共同信念。

(七)

正当凶残的刽子手根据黑名单要动手迫害护校组织“为首分子”的时候，五月十三日下午我解放大军从枫泾、乍浦两路东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解放了朱泾。傍晚，全校师生投入尽情欢呼解放、热烈迎接人民子弟兵的洪流。当晚，解放军的教导员特地来校和师生们座谈，充分肯定护校师生的革命行动。

五月十五日，由县长石流同志正式宣告，金山县人民政府成立。朱泾各界人民也兴高采烈地举行群众祝捷大会。当晚，蒋钟同志及时地向县人民政府教科作了详细的护校斗争的汇报，并请县领导要法办破坏学校的反革命分子姚景樞。十七日，县人民政府教科科长朴积五同志亲自来简师召开了师生座谈会，并主持了清算姚景樞破坏学校的反革命罪行的控诉大会，当即逮捕了这个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此人已于镇反时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枪决）。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不久，简师由人民政府接管，并宣布解散护校组织“应变委员会”。接着，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金山简师新的校务委员会，任命蒋钟、陈安富为正副主任。原来一个月前被迫离校回家的部分师生也都纷纷回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快恢复，学校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气象。

这是解放前夕简师师生和反革命分子进行的一场艰苦斗争，它无愧于列为金山学运史上光辉的一页。

刘毓松

记“新街暴动”二三事

新街是今朱行乡境内的一处农村集镇。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民国十七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深夜，这里曾爆发过一次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其时笔者就住新街镇上，亲临其境，对暴动中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现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将目击的和所确悉的情节，作实事求是的记述，并绘制当日新街镇简图一幅，附于文末，供从事本县文史工作的同志参考。

爆发农民武装暴动时的新街镇，其行政区划属于松江县亭林区。该镇地处偏僻，范围不大，仅有百来户人家。镇上及其周围以张姓为大族，他们都是些或大或小的地主，内中以励志堂为首富。这家的户主名张宗华，字忍百，时年五十出零，是镇上唯一有清科举制度功名

的人（大概是个贡生或监生，地位介乎秀才与举人之间，是中了秀才化钱捐买的），又是张姓族中的老前辈，跟张堰、亭林和松江的豪绅们都有往来。因此，他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和势力，称霸一方，结怨乡里，人们当面恭维他称“四老爷”背后唾骂他叫“四老头子”。而那次暴动的主要斗争对象也就是他。

却说张忍百个人的卧室在励志堂的头埭，那夜他从睡梦中惊醒，情知不妙，急忙披了衣袍，连帽子也顾不上戴，鞋子也顾不上穿，地袱脚摸黑溜到后埭，带了其他家人，开了水墙门，登上原先停歇着的帐船（通称码头船），摆渡到河北，在郭家宅基躲藏了起来。而暴动队员用手电筒往玻璃窗向里照看，只见张忍百卧床的蚊帐仍然下着，一只红顶小帽子仍然在床侧的茶几上放着，一双棉鞋仍然端端正正地在床门前搁着，以致错认为张忍百仍然在酣睡。于是动手放火，想把“四老头子”烧死了事，谁知他已金蝉脱壳早就逃之夭夭了。

张忍百的同父异母弟张宗蔚（字浩清，新街小学校长，也是镇上的头面人物，人们呼他“浩相”，家住镇南吴家宅基）在镇南横头面南一排市房的东端，开着一片肉庄。肉庄西隔壁是片吴益昌南杂货店，店主吴伯炯，与其家属就住在店堂后面。肉庄与杂货店之间，有两垛壁脚是打通的。那夜暴动队员破肉庄门而入，恰巧吴伯炯掌灯从店后出来，可能是暴动队员在昏暗的灯光里把吴伯炯误认为张浩清，内中

一人就操起肉案上的一柄班斧，使劲向吴伯炯的头上砍去。吴伯炯举起左手一挡，以致不但额角上被砍了两斧，左手指也连带被砍伤。吴伯炯负伤后，黑暗里抽身即忙往店后逃奔，推倒一垛矮砖墙，越过矮墙，通过新街小学的操场和校舍，来到我家。我们但见一个血流如注的人，手按额角，踉跄而来，大吃一惊，仔细瞧去，才认出是吴益昌的店主吴伯炯。这时，但见南边街头上空弥天火光，南杂货店里的听头火油箱着火后的一片爆炸声，夹杂着劈劈啪啪的高升鞭炮着火后的燃放声，还有零星的开枪声，自身已惊恐万状，哪里顾得上给吴伯炯裹伤安置，只抱出一条棉被，让他裹了席地依墙坐卧了一夜。等到天亮，我们才急忙通知他的家属，速即雇船摇到松江就医抢救，结果幸未丧命。但他的前额从此就留下了两条深深的伤痕，左手的三只手指，也从此就拳曲变形而再也不能伸挺了。这吴伯炯直至解放后才病故。

新街暴动的直接组织者和亲临指挥者是共产党人李一谔。李是甸山人，甸山在新街南，相距三华里。暴动的队伍是在甸山集合后出发的。事后李一谔被国民党当局侦获逮捕，在松江牺牲。

那夜的暴动，烧去励志堂前壕和与之相比连的本德堂及东茂荆堂前壕；新街镇南横头面南一排市房和店铺，也被火势蔓延，悉数焚毁。全部被焚房屋总共有五六十间。人员方面，除吴伯炯负伤外，并无其他伤亡。

金山县文化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的第二期《金山文化》头版上，曾刊载一篇报告文学，正题是《火种》，副题是《记中共金山县委第一任书记李一谔烈士》。在那篇文章中也述及了“新街暴动”，但文中所说张百忍（张忍百之误）当场被李一谔拔枪击毙 和将吴伯炯当作张忍百的走狗，并被暴动队员投入火堆当场焚毙二事，纯属误传，与事实不符。

朱 颜

沈椿案件的真相

加善县枫泾乡四北区素系低洼地区，堤岸长年失修，每逢春耕，屡遭水涝。低田被淹，秋后农民颗粒无收，叫苦不迭。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春，加善县府拨给该乡银洋五百九十八元，命枫泾乡乡董沈椿（字少谱）主办修筑堤岸事。但沈椿等趁革命军即将胜利、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迟迟不予办理。嗣后，四北区乡农获悉县府已拨专款修堤，纷纷至枫泾自治公所请求早日修筑河堤。沈椿等为了应付乡农的要求，仅购芦席、毛竹等物，化洋一百零八元，挑土化洋三十五元，借此敷衍了事。余款均入私囊。尔后，乡农又数次请求修补圩岸，可是沈椿等又故意拖延，伪称再议。数月后，沈椿侵吞修堤公款之事终被乡农得悉，引起众怒。是年八月下旬，数百乡农集至枫泾自治公所，再次请求从速修筑堤圩。沈椿等作贼心虚，恐戳穿侵吞公款内幕，故避而不见，乡农怒火更甚，旋至沈椿宅责问，沈仍回避之，故乡农将其家具捣毁，才解恨而散。

沈椿闻家被乡农捣毁，怀恨在心，仗其乡董恶势以图报复。之后，策划与唆使驻枫水警枪船数艘，驶至清凉乡间进行弹压，扬言奉上级令逮捕肇事为首者。乡农们见其来势汹汹，即集各村乡农数百人，与水警对峙。水警见乡农四方聚集，河道阻塞，反被包围，无法捕捉肇事者就难以交差，于是狗急跳墙，鸣枪威胁。霎时，当

场击毙乡农九人，水警觉察情况不妙，趁混乱之际，突围逃遁。

沈椿等见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即趁乡农尚未告发之前，暗中乘脚划船至县府，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拟文谎告：“愚农纠众无理闹事，捣毁自治公所、学堂、本宅；围攻水警，扰乱社会治安”等等。

再说，九名乡农被水警击毙后，更激民愤。乡农又集人数百，农船数十，亦上县府控告。控告内容有：一、揭露沈椿等侵吞修筑公款，迟迟不修圩岸，暗中贪污；二、仗势欺压乡农，调动驻枫水警无故逮捕乡农；三、无故枪杀乡农九名。乡农赶至县府，见沈椿等早在县衙。乡农中受害者众亲属一见沈椿等在县堂，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不及细诉，立即一拥而上，将沈椿当场打死在县堂上，又将沈枢亦击毙在县府前照墙脚下。众乡农见仇已报，才恨恨而返。

此案件在当时曾轰动全县。

俞剑峰

注：《重修枫泾小志》第十卷末篇，曾记载此案件，然其内容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据本镇世居年耄者凌康生追溯，当时编辑《重

修枫泾小志》人员中的陈銓衡（际唐），曾受沈椿后辈之贿，且沈椿是举人，故多方为其歌功颂德，开脱罪责，并反诬乡农。此种颠倒的历史如今应再颠倒过来。

北张乡的一次农民暴动

敌伪统治时期，钱圩、金卫两乡交界的伪乡政府设在张家桥小镇南面的陆家宅，即现在的张桥小学南半部分。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间，政局动荡，北张乡伪乡长更替频繁。自一九三九年徐士文出任该乡乡长以后，历任伪乡长的有邵爱莲、邵立生。一九四二年农历六月十一日，又从浙江调来个姓金的接任伪乡长，还带来两个乡丁。不管乡长是谁，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向当地农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怨声载道，对伪乡公所恨之入骨。

新乡长上任那天，即派两个乡丁到殷实户金仁明家，命其速到乡公所有要事商议。金仁明早已知道新乡长要他当保长，并垫缴农民欠税，不肯前去。第二次乡丁又来催促，金仁明仍旧不去。第三次两个